另一种业余时光①

晚8点后你在干什么？

□ 李哲

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无论这句话出自爱因斯坦之口，还是鲁迅先生原创，但都不妨碍这一观点受到了所有成功人士的一致认可。林语堂曾经说过：“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他怎样利用余暇时光就可以了。”在工作、学习之余，每个人都需要做些什么来打发时光。不同的业余爱好，影响着不同的人生，决定着不同的未来。

“做点什么才能过得更好？”——或许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哈佛大学流传这样一句话：人的成就，决定于他晚上8点到10点在做什么。《生活大爆炸》里的莱昂纳多对母校毕业生致辞时说：那些你独自度过的时间，组装电脑或练习大提琴，你真正在做的是让自己变有趣。等有天别人终于注意到你时，他们将会发现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酷的人。

业余时间，真的是作出改变的好时候啊。从本周起，《星期话题》将推出“另一种业余时光”系列报道，和你分享如何利用业余时间，让生活更美好。

破除年轻的迷茫

大学财会专业毕业后，郭迪回到老家所在的城市，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单位谋了一份财务工作，虽收入有限却十分清闲。作为一个家境宽裕的女孩子，这样的归宿让所有的长辈满意。然而，一颗激情澎湃的心却始终冲击着郭迪的胸膛，朝九晚五的清闲让她不安，年长同事们家长里短的闲聊更是让她敬而远之。

“我到底要怎样地度过一生？”多少个不眠的夜晚，郭迪辗转反侧思考着这个难解的问题。当“毕业分配”成为昨日的历史，诸多的选择摆在了当代年轻人面前，享受着幸福自由的同时，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也随之而生。

迷茫成为了青春常见的伴生物，要想走出迷茫，需要阅历和时间的沉淀。但是当不知何去何从的痛苦切实啃噬着年轻人的心灵之时，需要一个及时的力量予以相助，兴趣爱好就是一剂良药。

辞职？暂时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不辞？又不想与不喜欢的工作终身相伴。两难之下，郭迪选择搁置这个难题，从投入到兴趣爱好的学习当中找寻自我。酷爱运动的她听到一个学习羽毛球的机会之后，便投入其中，在某省队接受了一个月的集中培训。

集训结束，球技大增，在爱好中挥洒汗水的酣畅让笑容再次爬上了郭迪年轻的脸庞。朝九晚五之余，羽毛球俱乐部成为了她最爱的去处。逐渐地，她在当地的羽毛球圈子里小有名气，也有徒弟慕名前来拜师学艺。

兴趣爱好中获得的成就感一扫郭迪心绪上的阴霾，她用更乐观的生活姿态和更冷静的思考替代了颓废的迷茫。目前，郭迪又重新拾起了曾经最爱的英语课本，想要通过业余的学习来改换专业，用更充实的头脑来强大自己自主选择的能力，创造出一种相对满意的生活状态。

年轻女孩郭迪的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面对不满意的境地，她没有在自怨自艾中让时光白白溜走，而是通过投身于兴趣爱好，让自己有能力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迷茫，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状态，也许，我们不必委屈自己强颜欢笑，也不需一味沉浸于迷茫的痛苦，只要简单地利用你的业余时间，干点喜欢的事、学点新鲜东西，人生的快乐就会再次降临。

无心插柳柳成荫

凯叔讲故事——目前这个平台已有上百万的小宝贝成为了忠实的粉丝。对于前央视主持人王凯而言，这个讲故事平台的诞生绝对是无心插柳。“我的女儿每天至少要听上四五个新的故事，绝对不许重复。所以，我给她讲故事的压力非常大，只好不断到各个书店、电商的平台去淘绘本，平均一个月为她要买上一箱半到两箱的绘本，还不一定够用。后来我就把这些故事录下来，并开始分享给其他家长，结果孩子们一听就特别上瘾。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每天在为几百万的孩子们去讲故事。”王凯幸福地回忆着做这件事的初衷。

美国哈佛大学流传这样一句箴言：人的成就，决定于他晚上8点到10点在做什么。历史上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简直不胜枚举，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一名技术员；发明避雷针的富兰克林曾经只是一名印刷商；一生发明无数的爱迪生在美国曾过着流浪似的生活，收入没有保障，先后换了十余个工作地点，不是辞职就是被免职。在国内，也是同样。鼎鼎大名的江民杀毒软件创始人王江民，曾是烟台轴承仪器总厂的一名工程师，1989年，38岁的王江民才开始业余学习计算机，没过几年，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王江民却以业余爱好华丽蜕变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反病毒专家。

写作曾是余华的业余爱好，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总在灯光下奋笔疾书，伏案而作。几年后，一个普普通通的牙科医生，转身成为了著名作家，作品远销海内外。

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信息极大丰富，选择有着无限可能，只要你想充实自己的业余时间，无论是报班学习，还是自己钻研，都有极大的便利。普通人因兴趣爱好而发展第二职业已经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笔者身边，有朋友学习珠宝设计之后开办了工作室，有朋友上专业瑜伽培训班后成为了瑜伽教练，有朋友自学软件编程赶上了互联网创业热潮……

不要再羡慕别人的成功，也不要再抱怨工作的不如意，从现在开始，从业余时间开始，人生的有所成就在那丝毫的改变之间。

浇灌精神自留地

“小李你好，我的书《另解红楼梦》今天出版了！”当年过6旬的“草根红学家”张志坚阿姨发来这条信息，由衷的高兴从笔者的心底生出。认识张志坚，是在一个年轻人的创业讲座上。在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之间，已生华发的她操着一口山西普通话向大家诉说了自己的红楼情结和研究成果，她说自己虽然年岁已大，但也是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奔的就是“另解”红楼梦的事业。

1973年，张志坚从山西省水利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黄河边的一个水文站，开始了陪伴黄河的一生，同时，也是解密红楼的一生。说起来，也是缘分，“我老家的窑洞里有一对花瓶，上过学的姐姐告诉我，这两只花瓶上一胖一瘦的女娃是红楼梦里面的姑娘，一个是宝钗、一个是黛玉”，张志坚告诉笔者，在穷山沟里，红楼梦成为了她最美好的向往。

上世纪80年代，当张志坚在出差途中买到自己的第一套《红楼梦》时，她就踏上了持续一生的红楼旅途。“一开始读红楼，觉得有些吃力，其中不少诗文读不懂”，张志坚回忆道，为了解决这些阅读困难，她先后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培训班、函授写作培训班等，并大量阅读学习古代经典著作。

当手中那套《红楼梦》泛黄、掉页，密密麻麻的笔记再也无处下笔之时，红楼梦里面的一个个人物和作者都仿佛鲜活了起来，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曹雪芹究竟是谁？红楼梦“甄士隐”到底隐去了哪些历史事件？张志坚不断地利用业余时间查阅资料、实地走访、思考研究，终于运用红楼梦旨义法和考证法，确定了《红楼梦》的创作源头、时间、历史原型，以及“笔名”曹雪芹背后到底是哪一位历史人物。

眨眼之间，当年捧着瓶子看黛玉宝钗的小姑娘，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回顾自己的红楼追寻，张志坚十分感慨：“一个人一生，必须做点什么，我有幸与《红楼梦》结缘，为其投入自己毕生的业余精力，十分幸运。与其说我是穷尽一生在研究红楼，不如说我是穷尽一生在耕耘自己的精神自留地。”在这片自留地里，她收获了无限的乐趣，锻造了超脱平静的心态，得以从容度过人生的每一次起落，拥有一处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

人生无常，能够与你终生相伴的唯有那一片精神自留地，当你用业余的时间不经意地浇灌它、耕耘它，它会回报你平静的心态，有质量的生活，事业上的成功，并成为你永远的精神慰藉。

星期话题

镇馆之宝

莒县博物馆·大口尊

让中华文明前推千年

□ 王金虎

它的出现，使华夏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传统说法改写为五千年

1960年春，山东日照市莒县遭遇大旱。到了夏季，突然暴雨普降，山洪暴发。一天，莒县文化馆文物工作者苏兆庆（现为莒县博物馆研究馆员）接到电话：“河崖里冲出三个大陶罐，看起来像三个大炮弹！”在现场，苏兆庆看到冲出来的陶器成筒形，下部一个尖，高52厘米，口径30厘米，壁厚3厘米，还真像炮弹！洗刷干净后，苏兆庆发现每件器物的腹上部分别刻有三种象形文字符号。那时候，苏兆庆还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便以器物上刻画的图画，称这三件文物为：“日月山”“锛”和“斧”的“大炮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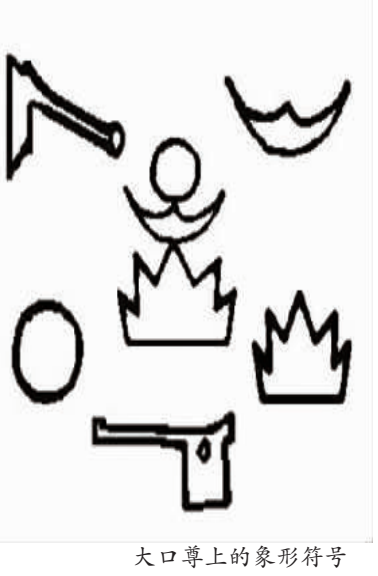
1969年，苏兆庆带着这三个“炮弹”进京参加展览，其中两个用绳子拴着，背在他右肩上，胸前一个，后背一个，左手再提一个，右手还拿着车票和随身物品，就这么上下汽车和火车。后来提及此事，学界都惊出一身冷汗。“我当时的情景就像个逃难的一样。”苏兆庆回忆说，自己当时敢这么干，是因为确实不知道这三个“炮弹”是改写中国文明史的无价之宝。

仨“炮弹”在京展览期间，引起了重大关注。经专家考证，该器物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是距今约五千年前的礼器。众多教授及古文字学家纷纷撰文，诠释上面刻画的符号。其中，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将其上的一个象形文字解释为“旦”字：字的上部像太阳，中间部分像云气，下部结构像山峰，宛然如绘。它已具备了汉字音、形、义的因素，并正向臻于成熟的汉字发展，应是汉字的祖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前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此，中国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传统说法改写为五千年。也是在这之后，仨“炮弹”有了正式的名字——“大口尊”，并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在苏秉琦所著的《中国通史》中，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的刻画符号，被确定为原始文字，后选入中学生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在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遗址正东方，分别耸立着寺崮山、屋楼崮两座山峰。每年春分、秋分时节，旭日从山顶冉冉升起，依稀呈现出象形图像。此时正是农作的良机，这个陶文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能确定春分秋分，使我国根据天文观测制历的年代提前到距今大约五千年的时期。

继1960年出土后，大口尊上的陶文屡有发现。迄今为止，仅以莒县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朱家村、杭头、仕阳等遗址，就有八种类型20个单字。诸城前寨、胶州里岔、东港尧王城和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在南北相距一千多里的地方，出土相同的陶文，证明它不是偶然的巧合。

目前，该“大口尊”藏于莒县博物馆，是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



大口尊上的象形符号

文化思语

工具凶猛，君子何以不器

□ 杨栎

人类文明是人类自身努力的结果。自远古时代始，人类就尝试去运用工具：从简单的石器、青铜器，到后来的铁器，人们逐步懂得如何运用外部力量改善生活；到了一定阶段，蒸汽机、机械文明和工业化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效率大大提高；如今信息革命还方兴未艾，“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呼之欲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伴随着工具的进化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对工具的使用，才让人类一直存活到今天。工具帮助人们学会与自然环境共存、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考验、配合人们进行生命的繁衍生息、协助人类开疆拓土；同时，它也推动人类进行着优胜劣汰的斗争、实现了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避免了无序的竞争和牺牲，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它还能够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提供合适的空间、舒适的环境和良好的条件，从而超越物质文明的局限，成为人们提升精神境界的推动力。

人们依赖工具，但始终没有被工具主导。“君子不器”，人类不像机器，只囿于一技之长。钻木取火、刀耕火种，可以负责改善人类的饮食和居住环境；蒸汽机和机械化大发展，可以帮助人们提升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放眼世界。但他们只能安于本分，不能身兼数职。而人类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可以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不忘加快工作效率，同时提升精神素养。正如现在我通过敲打键盘将自己的思考变成文字，屋子里的机器人则在清扫地面，同时锅里正炖着中午的鱼汤。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去同时支配好几样工具；而工具呢，只能听从人类指令，完成它该做之事。

人类的优势，还体现在它的创造性和动物性。正因为有创造性，人类才能不断地发明、运用并且改良工具。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典雅的艺术、雄伟的建筑、华丽的服饰、曼妙的诗歌、神奇的文字、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人类有动物性，所以存有工具拥有不了并无法感知的情感，能够知冷暖、明是非、懂爱憎、惜情缘、叹生死，而不是如程序设定一般，麻木地面对周围的人和事，机械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所以工具固然有用，但人类更伟大。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张衡、瓦特、爱迪生、贝尔、冯诺依曼，这些人值得我们尊敬；而陶渊明、曹雪芹、达芬奇、莫扎特、高迪、马尔克斯，这些名字同样赢得掌声。

今天人类对工具的应用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人类的智慧和科学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息。有人断言“经典物理学已成终极真理”，偏偏就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人说过“计算机的硬件即将发展到尽头”，可是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我在上大学时，诺基亚的经典机型还是常态，如今早已被苹果等智能手机彻底取代；驾校的教练们还在认真地纠正换挡的动作，那边硅谷的无人汽车已经在加州的路上行驶；印度的家长们不惜用爬窗爬楼的方式给子女们疯狂送小抄，谷歌眼镜在作弊方面的潜力已经成为网络论坛调侃的话题。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你永远无法预测未来手里的工具是什么样的。可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看看如今的人类，对工具的依赖达到空前。手机已经成为“人体器官的一部分”、电脑的普及让书法越来越不受重视、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普及让我们的各项身体指标和数据在工具面前变得透明。比这些更为可怕的，是人类在未来可能丧失在工具面前的优越性和掌控力：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一门显学，它企图了解人脑，研究、开发能够模拟人类思维和智能的理论、技术和应用系统。学界预测，其可能会像人类一样思索，还可能会读懂人类的心思，甚至可能会超越人类的思考。

如果这一景象成真，岂不是《美丽新世界》的现实升级版？奥威尔描述的阴影尚未散去，赫胥黎提出的担忧又扑面而来，包括霍金在内的科学家和许多媒体已经在警告人工智能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这源自终极的哲学思考：毕竟人类发明工具的初衷，是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可没准某天工具就脱离了人类的控制，最终成为了人类毁灭的原因。以人类的创造力来看，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敖蓉 梁婧
邮箱 jjrbzmzk@163.com